

在西藏寻访一场旷世绝恋

刘鹏程

我是因为一本书去到广久村的。确切地说，是因为陈渠珍和西原的爱情故事去到广久村的。

广久村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米瑞乡，是一个三十余户的自然村庄。这在西藏算是一个不小的村子。村子就在神秘的苯日神山脚下。我沿雅鲁藏布江南岸，去往广久村。路上，不断遇到成群结队的转山人，据说他们大多是来自昌都，以及林芝本地的信众。他们每年都要来此转苯日神山，祈求消灾避祸。

在广久村，一位藏族姑娘听说我是来寻访西原的故事，很热情地为我当起了翻译，把我带到了西原的表侄家里。西原的表侄名叫大卡乔，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藏族老人。大卡乔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将我领到了他家的客厅，并为我沏好酥油茶。大卡乔的汉语说不好，他用藏语跟我说，我和他的交流只能全靠那位藏族姑娘翻译。听说我是来寻访西原的故事，大卡乔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文言版的《芑野尘梦》递给我，然后开始缓缓地讲述西原的故事。

他说，他奶奶是西原爸爸的妹妹，西原没有兄弟姐妹，现在她家没有后人了。当年西原家房子就在他家旁边。说着，他又起身手指着窗外的几棵核桃树的地方，就在那里。

西原从小能歌善舞，喜欢骑马射箭，剑无虚发。当年陈渠珍的部队驻扎在不远的德木宗。因为西原的叔叔加瓜彭错是当地的人头，陈渠珍与加瓜彭错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一次到广久村来做客，在骑马射箭的场合，陈渠珍认识了十六岁的西原……

我一边听，一边翻看着这本老版的《芑野尘梦》，思绪回到了昔日“湘西王”陈渠珍的那段茹毛饮血的芑野岁月，那段穿越生死的旷世绝恋……

陈渠珍，188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城，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，1909年任清朝进藏抗英部队营管带。根据清廷指令，他独自带领湘西子弟一百一十五人的队伍，从成都出发，远征西藏。从此，他的命运与青藏高原，与藏族姑娘西原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09年，驻藏清军管带陈渠珍率军进入西藏腹地，南征北战抗英平叛，很快控制工布地区，百姓安定。驻扎德木时，当地官员加瓜彭错设宴款待。酒酣耳热之际，草原上忽然传来清脆的铃铛声。

一群藏族少女骑着骏马出现在如毡绿茵上，表演着“驰怒马拔地上物”的魔术绝技。

其中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。她“束丝带，袒右肩，

鞭策疾驰，其行如飞”，经过尺许高的球竿时，轻盈俯身，竟连续拔起五竿。阳光下，她身上的银饰随着骏马奔腾叮当作响，明亮的眼眸如高原湖泊般清澈。陈渠珍看得入神，不禁对这个“貌虽中姿，而矫健敏捷”的姑娘连声赞叹。

这位少女就是西原，是加瓜彭错的侄女。宴席间，众人见陈渠珍对西原颇为欣赏，便笑言要将她许配给这位年轻军官。当时陈渠珍只当是戏言，不料几天后，加瓜彭错果真将盛装的西原送至军营。在德木活佛的主持下，两人结为连理。婚礼上的西原“靓衣明眸，别饶风致”，让陈渠珍心动不已。

新婚的甜蜜尚未淡去，战火便席卷而来。陈渠珍奉命征讨波密，西原执意随军出征。战场上，这个看似柔弱的藏族少女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。在波密战役的生死关头，陈渠珍被敌军围困，背后是一丈多高的石坎。追兵将至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西原率先纵身跃下高坎，张开双臂对陈渠珍大喊：“快跳啊，我接住你！”

陈渠珍后来在《芑野尘梦》中写道：“有石坎，高丈余。西原先余纵身跃下，以手接余，余随之下。”西原真的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接住了跳下的丈夫，两人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。这一刻，西原不仅是他的爱人，更是战场上的守护神。

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清王朝土崩瓦解，消息传到西藏，驻藏清军一片混乱。陈渠珍见局势动荡不明，决定率部队离开西藏，东归内地。临行前，他给西原送去一张纸条，约她在苯日山下相见。陈渠珍心中忐忑——此去万里艰险，西原是否会抛下家人随他远行？

高原寒风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如约而至。西原的母亲将一座珍贵的珊瑚山塞入女儿怀中，母女泪别。西原脸上泪痕未干，却对陈渠珍露出金子般的笑容。她毅然跨上马背，与陈渠珍一同踏上未知的归途。身后，是生养她的故土；眼前，是生死未卜的征程。

陈渠珍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试图绕道青海、甘肃返回中原，却不幸误入羌塘无人区。这片茫茫无边的荒原，即使在今天仍是人类生命的禁区。他们带着仅够两个月的干粮，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“大逃杀”之旅。

严寒、饥饿和绝望，很快吞噬了这支队伍。干粮耗尽后，他们不得不宰杀随行的牲口。当最后一匹骆驼被吃掉，队伍陷入了彻底的绝境。士兵们开始争抢死去同伴的遗体为食，甚至密谋杀害藏族随从。当士兵企图杀人取食时，西原“持枪伴余出”，猎来野狼解决食物危机。

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，西原始



作者(右)与大卡乔。 作者供图

终守护着陈渠珍。她撕下自己的羊皮袄裹住他冻伤脚，用牛油烘热为他按摩消肿。当陈渠珍在沙漠中迷路濒死时，西原搜出囊中最后一块干肉，“擘啖之，则泣曰：‘妾忍死万里从君，君而殁，妾子安所归？’”，坚持将食物全留给他。

最艰难的时刻，西原对陈渠珍说：“我能耐饥，可数日不食。君不可一日不食，且万里从君，可无我，不可无君。”这句话成为支撑陈渠珍活下去的精神支柱。二百二十三天后，当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终于抵达青海丹噶尔厅时，出发时的一百一十五人仅剩七人幸存。西原拿起一面破铜镜，看着镜中憔悴不堪的自己，不禁放声痛哭——那个明艳如花的草原少女不复存在。

1912年夏，陈渠珍与西原抵达西安，寄居在友人的空宅中。他们变卖了所有贵重物品，包括西原母亲给的珊瑚山和陈渠珍的望远镜，勉强维持生计。西原脱下藏袍，换上汉装，每日送陈渠珍至偏门，倚门等待他归来，宛如江南水乡的小妇人。

命运却在这曙光初现时露出了最残酷的面容。西原突然高烧不退，陈渠珍猛然想起：“番女居内地，无不发痘死，百无一生者。”——藏区女子到内地，多因染天花而丧命。他急请医生诊治，却被庸医误诊为寒毒。服药后，西原竟真的现出天花症状。

西原含泪告诉陈渠珍，自己梦见母亲喂她喝白糖水。按照藏俗，此梦预示死亡将至。当夜四更，西原从病榻上挣扎醒来，气息微弱地对陈渠珍留下遗言：“万里从君，相期终始，不图病人膏肓，中道永诀。然君幸获济，我死亦瞑目矣。今家书且晚可至，愿君归途珍重。”

这位年仅十九岁的藏族少女，在陈渠珍的怀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陈渠珍抚尸恸哭，恍然发现贫困潦倒的自己，竟连安葬爱人的棺木都无力购置。在友人的资助下，他将西原暂厝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。回到空寂的居所，这位曾经金戈铁马驰骋在西藏高原上，与英军和藏地叛军英勇决战的

年轻军官“满室清冷，帟帘飘飞，又不禁仰天长哭，泪尽声嘶”。

“余述至此，肝肠寸断矣。余书亦从此辍笔矣。”这位后来成为“湘西王”的一代枭雄，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自己叱咤风云的功业，唯将藏地往事与西原的深情铭刻于心。

陈渠珍返回湘西后，逐步统一湘西，成为威震一方的“湘西王”。他治军时“不好女色，唯好读书而已”，终身未纳妾室。据其子女回忆，父亲常向他们提起“西原妈妈”，每念及此，便“肝肠碎断”。

十年后，陈渠珍终于将西原的遗骨从西安迁回湘西凤凰；又过四年，将她正式安葬于凤凰城西的陈氏墓地。在离开西原的岁月里，陈渠珍常在湘西的迷濛烟雨中醒来，恍惚间又见羌塘草原的漫天风雪，和那个名叫西原的少女明媚的笑靥。

1936年，陈渠珍在闲赋长沙时用血泪写成《芑野尘梦》一书。1951年陈渠珍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湘西老乡贺龙在中南海约见陈渠珍，就进军西藏的问题，向陈渠珍做了咨询，并向陈渠珍要了一本《芑野尘梦》，作为参考。在提到《芑野尘梦》里的西原的时候，六十九岁垂垂老矣的陈渠珍突然情绪失控，泪流满面……

不久，陈毅把这本书亲手交给即将挺进西藏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：“这本书详细叙写了作者领军在青藏高原的经历，对你了解西藏、进军西藏、治理西藏应该会有帮助。”

第二年，七十岁的陈渠珍病逝于长沙。此时距西原离世，整整四十年。这位曾经加入同盟会，历经清朝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时代的传奇人物，最终与长眠湘西的藏族爱人共守一方山水……

离开广久村的时候，天色几近模糊，站在西原家的房子断墙前，我的脑海里呈现出深秋的羌塘草原：当饥饿的狼群在黑夜中闪着绿光逼近时，西原毅然举枪挡在虚弱的陈渠珍身前；当同行士兵为争夺食物互相残杀时，她用单薄的身躯守护着奄奄一息的爱人。这个年仅十八岁的藏族少女，用超越生死的勇气和忠贞，在海拔五千米的生命禁区，书写了一段让天地动容的爱情传奇。

“那一世，我翻遍十万大山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。”西原生前或许未曾读过仓央嘉措的诗句，但她用生命演绎了诗中最动人的篇章。当现代人在纷繁的世界里质疑爱情的本质时，回望百年前羌塘草原上这段生死相随的传奇，西原如绿度母般的守护与奉献，依然闪耀着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芒。

晚上，我回到住地，彻夜不眠。我想，像广久村这样的地方，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奇女子？这里曾是古代工布王属地的核心腹地，在神山的环抱之下。在广久村附近的玉荣增村，至今还留有古代西藏吐蕃王与下属邦国工布王盟誓的摩崖石刻盟文。当天上午我到广久村寻访之前，曾顺便到摩崖石刻前驻足过。由此我想到，在这样的地方，生出这样的女子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